左傳經世鈔

左傳經世鈔卷之十六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子產辭圍逆女

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林】子石伍舉【杜】椒舉為介。將入館。鄭人惡之。【杜】知楚懷詐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杜】舍城外既聘。將以衆逆。【杜】以兵入逆婦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杜】欲於城外除地為墠行婚禮令尹命大宰伯州犁對曰。【林】令尹即圍君辱貺寡

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林]言將使公孫段之女撫有汝之家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鄭]如此辭令不減諸鄭但正詐異耳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杜]蒙欺也將不得為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事有難處處直言最妙將恃大國之安靖己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又妙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杜]遠祖廟伍舉知其有備也。伍舉亦作此舉動耶請垂櫜[杜]櫜弓衣也

而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豈野合耶不然何以逆女不以歸而為會耶○二事牽連筆法妙遂會于虢。杜鄭地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杜謂先歃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杜恐楚復得志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杜陵也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杜襄二十五年會夷儀二十六年會澶淵三合大夫。杜襄二十七年會于宋三十年會澶淵及今會虢服齊狄。杜襄二十八年寧東夏。平秦亂。杜襄二十六年城淳于。杜襄二十九年城杞之淳于杞遷都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

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穆文熙曰祁午所言乃防患之策而文子所持乃長厚之道然惟晉可以為之若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則又不可執一論矣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是蓘。彼驕反古本反【杜】穮耘也壅苗為蓘雖有饑饉。必有豐年。勸世妙語只一味做行人到底必有其應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凌稚隆曰號之

會楚請讀舊書而不盟居然再先於晉晉不得已許之可謂無策武力不能敵而詭為之辭豈真仁人之心哉蓋自是楚益横而晉之覇業衰矣

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於牲上而已。杜舊書宋之盟書楚恐晉先歃故欲從舊書加於牲上不歃血經所以不書盟晉人許之。

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杜設君服二人執戈陳於前以自衛離陳也

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杜美服似君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杜國君禮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杜公子圍在會特緝蒲為王殿屋屏蔽以自殊異

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杜言假以飾令尹之過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犁曰子姑憂子晳之欲背誕也。杜襄三十年鄭子晳殺伯有背命放誕將為國難○穆文熙曰子圍

驕僭州犁縱不自知亦當因人言而知委曲以正之上也不能正而委身以去次也知不出此而文過反言以譏人卒受其禍下矣于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杜即揮也當璧謂棄疾事在昭十三年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杜國子國弱也二子謂圍及州犁圍此冬便篡位不能自終州犁亦尋為圍所殺故言可愍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杜言以憂生事事成而樂〇語妙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杜齊子齊惡言先知爲備雖有憂難無所損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杜義取非惟暴虎馮河之可畏也不敢小人亦危殆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紋而婉杜紋切也識其似君反謂之美故曰婉宋左師簡而禮杜無所臧否故

曰簡共事大國故曰禮

樂王鮒字而敬。杜字愛也不犯凶人所以自愛敬子與子家持之。杜子子皮子家蔡公孫歸生持之言無所取與○亦絞婉之語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語皆附和卻有至理獨代人憂一語為無謂

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杜類也其是之謂矣。

魏禧曰子羽之去代憂也無幾而以譏國子可乎且言當壁猶在豈默足以容之道

叔孫豹不賄樂桓子

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杜）時叔孫豹在會○未為過 樂桓子（杜）樂王鮒 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杜）難指求貨。故以帶為辭 弗與。梁其踁（杜）叔孫家臣 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杜）既為國衛而露其惡。則吾之罪又甚於牆 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

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杜言帶褊盡故裂裳示不相逆○孫應鰲曰豹召使者裂裳帛而與卒不行賄豹子姑拘晉范鞅求貨亦卒不與真世德也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杜謂言魯國何罪思難不越官。信也。杜謂言叔出季處圖國忘死。貞也。杜謂不以貨免也謀主三者。杜忠信貞義也。有是四者。杜并義而四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汙。杜勞事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污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

以下頗類科牘似國語中可厭文字吾欲删之

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杜〕不伐魯 又賞其賢。〔杜〕赦叔孫 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林〕視楚之遠如在近境 疆埸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主伯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杜〕二國 商有姺邳。〔杜〕二國 周有徐奄。〔杜〕二國 自無令王。諸侯逐進。〔杜〕猶競也 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足以爲盟主。〔林〕憂恤其大者如篡弒滅亡之禍舍棄其小者如戰伐侵奪之事 又焉用之。〔杜〕焉用治小事 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杜〕治也 焉。吳濮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顧盟。〔杜〕吳在東濮在

南[林]若吳濮有過於楚楚之為執政者豈其顧弭兵之盟不稱兵以治其過

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林]苟不為莒國社稷之大害不必亢禦之可也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尋盟弭兵而魯取鄆大罪也若赦有罪則莒何罪以大侵小效尤者不可勝數何以為盟主文子固請於楚雖曰厚道非義之正也然則叔孫可執乎曰不可以諸侯之師臨魯使服而還鄆于莒若曰以叔孫之故而赦魯罪其可也

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杜]詩大雅首章言文王明明照於下故能赫赫盛於上令尹意在首章故特稱之以自光大趙孟賦小宛之二章[杜]言天命一去不可復還以戒令尹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

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林】以臣之彊勝君之弱而安之以為當然是臣彊而不義 不義而彊。其斃必速。名言 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彊不義也。令尹為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不義而克。必以為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名言【杜】為十三年夏楚弑靈王傳

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杜】過鄭會罷 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杜】戒享期 禮終。趙孟賦瓠葉。【杜】取古人不以微薄廢禮 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杜】告以趙孟賦瓠葉 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

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杜〕朝聘之制大國之卿五獻 趙孟辭。〔杜〕趙孟自以今非聘鄭故辭五獻 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宰矣。乃用一獻。趙孟爲客。禮終乃宴。〔杜〕卿會公侯宴享皆折俎不體薦 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蘩。〔杜〕享其信不求其厚 曰。小國爲蘩。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杜〕穡愛也言小國微薄猶蘩菜大國省穡用之而不棄則何敢不從命 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杜〕喻趙孟以義撫諸侯無以非禮相加陵 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無吠。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杜〕三大夫皆兄弟國 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

謀偷

於戾矣。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杜不復見此樂凌稚隆曰時諸國皆賢大夫又皆欣戴趙孟故樂甚而曰吾不復此已有亡徵焉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弔古傷今頗饒風槩開六朝俊人一派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智而耄及之者。杜八十曰耄亂也林言人至老當有智識而耄亂反及之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

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上語是此語稍過祀事不從。又何以年。杜 爲此冬趙孟卒張本 叔孫歸。杜 自號會歸 曾夭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曾夭謂曾阜杜 叔孫家臣 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爲國也。一語說盡魯國形勢 忍其外。杜 謂欲受楚戮 不忍其內。杜 謂日中不出 焉用之。阜曰。數月於外。杜 謂叔孫勞役在外數月 一旦於是。庸何傷。賈古 而欲贏。而惡囂乎。許驕反藏音盈 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杜 楹柱也以喻魯有季孫猶屋有柱 乃出見之。

魏禧曰。請魯於楚數語可畢。何用如此絮絮。行余嘗謂

左傳文字僖文以前文簡而味深宣成以後事詳而文散盖世逺則畧時近則詳畧則意含蓄有餘必理勝於事詳則意發舒殆盡必事勝於理然而前後優劣見矣試看僖文以前便無此等文字

彭家屏曰春秋諸賢往往覘人于言語之微能决欸生禍福而不毫髮爽也盖言者心之聲心放則言放心偷則言偷心之敬與肆善與不善之間禍福之根也言其末耳是以君子致謹于末而先端其本

子產逐子南

鄭徐吾犯之妹美（杜：犯，鄭大夫）公孫楚（杜：子南）聘之矣。公孫黑（杜：子晳）又使強委禽焉（杜：禽，鴈也。納采用之）。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禧按：此女子親擇婚之始）。皆許之。子晳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晳信美矣，抑子南夫也（杜：言丈夫。○楚先聘而黑強委禽焉，辭之名正言順。子產、徐犯皆不以為言，倉猝苟且，全無把柄。獨徐女大有識力，既不貶駁子晳，使之爭恨，而曰抑子南夫也。又不說何以為夫，明明是先聘為義。與季芊鍾建負我同其貞一。解者乃以入射超乘為丈夫之事，淺之淺矣）。夫夫婦婦，所謂順

也。適子南氏。子晳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何得為過及衝擊之以戈。子晳傷而歸。妙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杜先聘子南直也子南用戈子晳直也子產力未能討故鈞其事歸罪於楚○凌稚隆曰子南先聘而子晳強之直在子南也子晳櫜甲而子南逐之直亦不在子晳也惡得謂之直鈞耶且子產當國而惟犯所與國政安在犯為之兄而惟女所擇家政安在異日者子晳驕恣遂謀作亂斯實啟之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

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晳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彭士望曰子南在國則兵端不已遠行正是曲全玩一勉字可見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杜即子南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杜游楚之兄子○子產慣技大叔曰。吉不能亢身。杜亢蔽也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素葛反杜放也蔡如字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爲大叔者道合如此杜爲二年鄭殺公孫黑傳二年秋。鄭公孫黑將作亂。

欲去游氏而代其位【杜】黑爲游楚所傷故欲害其族傷疾作而不果【杜】前年游楚所擊創〇天報駟氏【杜】黑之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魏世倣曰此子產先之所以三不討也使吏數之曰子產此舉幾於打蛇矣然諸大夫殺伯有或止於快忿而不能正國紀此子產所以乘遽至而使吏數之也且子晳罪重于南子南放而子晳無罪子產失刑矣故欲及其未然以補前失伯有之亂【杜】在襄三十年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林】元年六月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杜】使太史書七子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

爲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妙語非子產則子皙之死必不如此可觀）作凶事爲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杜子皙之子）爲褚師（杜市官）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妙語）不速死司寇將至

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林陳子皙之尸於衢道以示戮）加木焉（杜書其罪於木以加尸上）

穆文熙曰子皙之惡甚於子南兵兄之罪起於奪妻子產乃逐子南而不逐子皙者蓋以子皙罪重不止於逐又不容並逐故欲俟其再發而大爲討論也

彭家屛曰子南已聘之婦子晳强委禽焉及徐女既歸子南子晳又欲殺子南而奪之兩人之曲直不待智者而辨矣子產之賢智豈有爲之模稜之理必其時其勢未可過激故委曲以俟之所謂術也迨後觀釁而動其斃子晳也如斃豚犬賢者之所爲固不可測也夫○子晳前年殺伯有矣今則强納采于徐吳犯之門橐甲直入子南之室欲殺子南而奪其妻其凶暴甚矣待凶人挫凶燄不可無術子產不疾不徐而子晳授首真妙用也可以爲後世處凶人之法

后子奔晉

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杜〕后子秦桓公子景公母弟鍼也 其母曰。弗去懼選。〔杜〕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禧按選猶揀擇也惡人者多揀擇其過而罪之母為為此言景之為君可知矣

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罪其不能容弟舊註以為罪失教非

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杜〕為梁通秦晉之道李巡註爾雅云比其船而渡也郭云併舟為橋 十里舍車。〔杜〕二舍八乘為八反之備 自雍及絳。歸取酬幣。〔杜〕備九獻之儀始禮自齋其一故續送其八酬酒幣○魏世傚曰既已出奔猶歸秦取幣而景公不之禁又車不以自隨而使還豈鍼亦以好出而室家仍在秦耶○或曰此皆浮夸之言

終事八反。〔杜〕每十里以八乘車各以次載幣相授而還不徑至故言

八反千里用車八百乘其二百乘以自隨故言千乘傳言秦鍼之出極奢富以成禮欲盡敬於所赴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叔齊杜即司馬侯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爲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

鮮不五稔。（【杜】少尚當歷五年多則不啻）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杜】蔭日景也趙孟意衰以日景自喻故言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愒（苦蓋反）日。（【林】翫愒皆貪也）其與幾何。五年夏。秦后子復歸于秦。景公卒。故也。（終五稔之言○五字寫得怕人）

彭家屏曰觀后子對趙孟之言可謂明哲矣而有車千乘富貳于君智者固如是乎其奔晉也大享晉侯造舟置舍亦非亡人所宜出也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后子之謂歟

中行穆子敗狄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崇卒也。[杜]崇聚也 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杜]地險不便車 以什共車必克。什什五之什謂以二五之人足當一車也舍車而徒則我可以困彼於阨而克之舊註非 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杜]乘車者車三人 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杜]魏舒輒斬之荀吳不恨所以能立功 爲五陳以相離。[林]制步卒爲五陳互相救援蓋以道阨難於用衆故臨時之宜制爲五陳不相聯屬易於進退如下文所云 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林]其居前之陳名曰兩其居後之陳名曰伍其右軍之陳名曰專其左軍之陳名曰參其前拒之陳

名曰偏此皆臨時處置之名以誘之。狄人笑之。杜笑其未陳而薄之失常大敗之。

子產論實沈臺駘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他才反爲祟。息遂反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于葛反伯季曰實沈。[杜]高辛帝嚳也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杜]堯也不臧。遷閼伯于商邱。主辰。[杜]商邱宋地主祀辰星辰大火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杜]商人湯先相土封商邱因閼伯故國祀辰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林]參水星主祀參星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杜]唐人若劉累之等其季世曰唐叔虞。[杜]唐人之季世其君曰叔虞當武王邑

姜方震（本又作娠〔杜〕懷胎為震）大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元冥師生允格臺駘（〔杜〕金天氏帝少皞裔遠也元冥水官昧為水官之長）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杜〕宣通也汾洮二水名）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杜〕帝顓頊）沈姒蓐黃（〔杜〕四國臺駘之後）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子產明理所以異於博物之人）山川之神（〔杜〕若臺駘者）則水旱癘疫之災於

是乎禜音詠祭也之日月星辰之神杜若實沈者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世人有病不信醫而信鬼神南方尤甚讀此可解其惑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林壅謂氣止而不行閉氣塞而不通湫氣聚而不散底氣泄而不快露羸也節宣失時則血氣集滯而肌體羸露也兹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杜同四時也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杜同姓之相與先美矣美極則盡盡則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

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林]卜而得吉必非同姓者矣違此二者[杜]壹四時取同姓古之所愼也插此二句似不妥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爲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晳對曰其與幾何[杜]言將敗不久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杜]爲明年鄭殺公孫黑傳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鍾惺曰博物君子四字只說得實沈臺駘一段其高識在後一段學與識自是兩事甚矣晉君之善於徵事而忽於論理也重賄之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

古史曰將聲合色說妙已入微更將聲中微妙處溺絲毫寫出是化工手

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杜]惑疾非鬼非食惑以喪志四字說色精妙[杜]惑女色良臣將死兼責大臣天命不佑[杜]良臣不匡救君過故將死而不為天所佑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杜]五聲之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林]降罷退謂先王之樂得中聲聲成而罷退五降而息不容彈作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林]五降不息則雜聲並奏非彈之正是為煩手非聲之正是謂淫聲慆淫其心堙塞其耳乃忘平和之聲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氣[杜]陰陽風雨晦明

降生五味。[杜]金味辛木味酸水味鹹火味苦土味甘皆由陰陽風雨而生焉發爲五色。[杜]辛色白酸色青鹹色黑苦色赤甘色黃徵爲五聲。[杜]白聲商青聲角黑聲羽赤聲徵黃聲宮淫生六疾。[杜]淫過也滋味聲色所以養人然過則生害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杜]得五行之節過則爲菑。陰淫寒疾。[杜]寒過則爲令陽淫熱疾。[杜]熱過則喘渴風淫末疾。[杜]末四肢也風爲緩急雨淫腹疾。[杜]雨濕之氣爲泄注晦淫惑疾。[杜]晦夜也爲晏寢過節則心惑亂明淫心疾。[杜]明晝也思慮煩多心勞生疾女陽物凌稚隆曰陰中有陽故女爲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杜]女常隨男故言陽物家道常在夜故言晦時[林]以其陽淫故生內熱之疾以其晦淫故生蠱惑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鍾惺曰一部素問也春秋

特人自有此段學問

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大議論○彭士望曰此醫國手便可作良相 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

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爲蠱。[杜]文字也皿器也器受蟲害者爲蠱 穀之飛亦爲蠱。[杜]穀久積則變爲飛蟲名曰蠱 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 [杜]巽下艮上蠱[林]巽爲長女艮爲少男少男而說長女非匹蠱惑之象巽爲風艮爲山山木爲風所落蠱壞之象 皆同物也。[林]言此三者爲

蠱皆同物類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公子圍城犨櫟郟

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犨櫟郟〔杜〕黑肱圍之弟子皙也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杜〕謂將弒君而先除二子〔杜〕黑肱伯州犂也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爲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乙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弒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杜〕王子比出奔晉宮廄尹子晳出奔鄭〔杜〕因築城而去殺大宰伯州犂于郟〔林〕因州犂城郟而殺之○禧按州犂不奔以其素附圍也然州犂於圍可謂忠矣而不免於殺眞狂作小人役也媚人以非義卒不免者皆此類也葬王于郟謂之

郟敖[林]楚人謂未成君爲敖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爲後之辭焉[林]伍舉時奉使在鄭問使者以應立爲楚後之辭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爲長[杜]伍舉更赴辭使從禮此告終稱嗣不以篡弒赴諸侯○辭則善矣其與於弒逆之黨何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杜]祿同食皆百人之餼[杜]百人一卒也其祿足百人旨富強秩祿不宜與子干同趙文子曰秦公子富[杜]謂秦鍼叔向曰底祿以德[林]底致也德之厚薄致祿因之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林]德厚薄均則以年齒爲高下年長幼同則以尊卑爲高下皆公子也則以其國大小爲高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彊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

干齒〔杜〕以年齒為高下而坐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唯命〔□〕不侵不得自安言俱奔尸有憂劣唯主人命所處且臣與羈齒無乃不可乎〔杜〕后子先來仕欲自同於晉臣為主人子干後來奔以為羈旅之客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杜〕忌敬也鍼謙辭以自別楚靈王即位〔杜〕即圍也易名熊虔薳罷為令君還啟疆為大宰鄭游吉如楚葬郟敖且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林〕言可具如楚之器備靈王驕汰奢侈且自喜其彊而不義之事必合諸侯以圖霸業我往會楚必不久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林〕不數年之後未能合諸侯也為四年會于申傳

晏子叔向論齊晉之衰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杜）復以女繼少姜○禧按只三字齊之不自振亦甚矣於晉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大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杜）適夫人之女及遺姑姊妹（杜）遺餘也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杜）董正也振整也嬪嬙婦官

韓宣子使叔向對

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衰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杜]晉祖以下實寵嘉之既成昏[杜]詔昏成晏子受禮[杜]受賓享之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杜]不知其他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區烏侯反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林]豆區釜三等之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杜]登加也彭士望曰齊王法章之忌

田單正有感於其祖耳

山木如【林】往也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杜】言公重賦斂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杜】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以上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杜】踊刖足者屨言刖多民人痛疾，而或燠于六反休虛喻反之。【杜】痛念之聲謂陳氏也○禧按開竅在此一語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杜】四人皆舜後陳氏之先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杜】胡公四人之後周始封陳之祖大姬其妃也言陳氏雖為人臣然將有國其先祖鬼神已與胡公共在齊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杜】晉國衰弱不能征討公乘無人，卒列無長。【杜】言

非其人非其長庶民罷敝而公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林]嬖寵女家富貴過甚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及皁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杜]慆藏也悛改也[林]以逸樂之過藏憂患之萌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杜]鼎名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杜]同祖爲宗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杜]無賢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杜]言必不得祀

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斷]曰子之宅近

市湫隘囂塵[杜]湫下隘小囂聲塵土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滑稽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於君故。二故字筆法妙與叔向語而稱之[杜]傳載晏子令不與張趯同譏○欽法連帶錯落最有致景公為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又加入論贊數語不遽接入晏子如晉句姿態愈出而法度愈不可尋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魏世傚曰晏子與張趯之

言一耳烏得爲之掩乎然嬰肸二賢相得久矣其憂危而相歎傷情事自與擬不同及、晏、子、如、晉、接公、更、其、宅。仍以宅事接之反、則、成、矣。既、拜、〔杜〕拜謝新宅乃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杜〕本壞里室以大晏子之宅故復之○不告而毀君所賜在他人則爲矯借在晏子仍以滑稽本色行之耳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睦鄰名言今世上大夫其占據他人田宅以自豐者先自鄰始君子不犯非禮。〔杜〕去儉即奢爲非禮小人不犯不祥。〔林〕違卜還居爲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彭士望曰忽又接到陳桓子上作結真神品也乃、許、之。〔杜〕傳言齊晉之衰賢臣懷憂且言陳氏之興

魏禧曰晏子叔向論二國所以衰語語切中可以為鑒而文字以踊貴屨賤四字帶出諷諫一段又從此帶出更宅復宅一段遂接完如晉事法意離合最可掤○或曰二人私言而不以諫君為有過自是不可以諫豈阿容哉又按五年鄭罕虎如齊云云○彭士望曰云云則晏子之賢可見矣

彭家屏曰民歸陳氏政在家門此即田氏代齊三卿分晉之所由來也易曰履霜堅冰至其謂是歟○兩賢相與各言時事之非老成憂國心良苦矣然二臣

國卿不能救國之將亡而徒爲魯女之竊嘆抑獨何哉

晉侯賜伯石州田

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杜 賜命之書）曰子豐有勞於晉國（杜 子豐段之父）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杜 州縣田）以胙乃舊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為禮於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初州縣欒豹之邑也（杜 豹欒盈族）及欒氏亡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吾縣也（杜 州本屬溫溫趙氏邑）二宣子曰自郤稱以別三傳矣（杜 郤稱晉大夫始受州自

是州與溫別至今傳三家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杜〕言縣邑既別甚多無有得追而治取之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彭士望曰精義之言韓宣子作此語罪加十倍〕皆舍之及文子為政趙獲〔杜〕文子之子曰可以取州矣文子曰退二子之言義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徼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故主韓氏伯石之獲州也韓宣子為之請之為其復取之之故〔杜〕後若還晉因自欲取之為七年豐氏歸州張本〇禧按此亞臣之智愧趙文子多矣人之私謀自利作數層曲折欺人不知不知人已見其肺肝矣〇魏世傚曰起賢者如此晉安得不卑乎則武尤賢矣七年夏

子產聘于晉爲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豐施鄭公孫段之子三年晉以州田賜段今段卒故子產歸之於晉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爲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子產亦知其情却回護得好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爲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埸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爲請宣子雖有私欲尚是顧名義人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

爲初言。杜謂與趙文子爭州田病有之。林以有州田為巳病以易原縣於樂大心。杜宋大夫也原晉邑以賜樂大心

魏禧曰歸州本是投韓宣子所欲却委曲說出一段利豐氏利鄭國道理使鄭還之有故宣子受之有名此最善爲貪人留餘地者此等處置廉讓人最不可不知

罕虎賀晉夫人

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杜）靈王新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杜）云交相見進退罪也問得妙寡君使虎布之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答得妙實是至理小人女子爭寵忌親總不明此亦為淵驅魚耳凡作大事人收拾豪傑但要識得此意亦見器量亦是機權脩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

復放盧蒲嫳

齊侯田於莒。盧蒲嫳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爲。[杜]嫳慶封之黨。襄二十八年放之于竟。種種短也。自言衰老不能復爲害。公曰。諾。吾告二子。[杜]子雅子尾也。〇彭士望曰。猶哀公之告三子。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林]襄二十八年。盧蒲嫳謂子雅子尾譬如禽獸吾寢處之矣。故子雅謂其不可測。以此爲對。九月。子雅放盧蒲嫳于北燕。[杜]恐其復作亂。

彭士望曰。此輩果寬一步不得。元祐初君子每主調停。而其後小人之禍益烈。

椒舉如晉求諸侯

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杜）欲與俱出 遂止鄭伯復田江南（杜）前年楚子已與鄭伯田江南故言復 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林）欲專會諸侯 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杜）在襄二十七年 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杜）欲得諸侯謀事補闕 使舉請間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杜）欲借君之威寵以致諸侯 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

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魏世傚曰晉之諸臣往往以德言讓楚其實力不足也豈此時德之臣遂能尚德賢於當霸特臣乎然可謂能自安者孟明王官之役晉知其致死遂不出亦此類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衰語國險而多馬釋語可笑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彭上蘂曰以二不殆北即三殆妙四嶽林東嶽岱山在兗州西嶽華山在雍州南嶽衡山在荊州北嶽恆山在冀州三塗林山名大行轘轅崤澠在河南陸渾縣南陽城杜在陽城縣東北大室林即中嶽嵩山也在豫州荊山杜在新城沶鄉縣南中南杜在始平武功縣南

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杜：燕代】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爲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亨【杜：通也】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啟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士望曰虞鄰難洗發尤透快晉平蠱溺悄樂要生其懼心空其平日所恃稍有入處】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杜：公孫無知在莊九年】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丕之難【杜：里克丕鄭在僖九年】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杜：閔二年狄滅衛僖二十五年衛滅邢】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脩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

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和惠、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陸粲曰女齊之言善哉然其以諸侯授楚非務德而無爭也畏之而已惟子產知之故語楚虔曰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斯論為得其情矣○按晉君既偷則此時合當如是若不度德量力而强爭諸侯則宋襄齊頃之敗耳若責以平日不能匡君則是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杜】蓋楚子遣舉時兼使求昏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

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杜晉也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偪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凌稚隆曰按楚子問子產曰晉其許我乎懼晉未必許也曰諸侯其來乎懼諸侯未必來也晉稍知自强則諸侯方有所賴而不從諸侯不從則楚亦不能逞其志而晉方溺於嬖寵任其專盟而不顧且曰諸侯君自有之是棄諸侯以畀楚也諸侯不從楚而誰賴哉雖然諸侯有托故不會者矣有既會而先歸者矣其所會非小國則與國也以是知中國之不易主也

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杜如子產言鄭伯先待于申。六

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啟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杜用會召陵之禮○楚虔弒君猶夏無所不至而大合諸侯不欲用六王之禮而用齊桓可見此時禮法猶在可以自謚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杜言所聞謙示所未行獻公合諸侯之禮六杜其禮六儀也

宋爵公故獻公禮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杜鄭伯爵故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其禮同所從言之異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杜規正二子之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杜左師子產所獻六禮楚皆未嘗行宋大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杜言為宗廟田獵寡君將墮。許規反也輸也布幣焉。敢謝後見。杜恨其後至故言將因諸侯會布幣乃相見經幷書宋大子佐知此言在會前徐子吳出也。以為貳焉。故執諸申。杜言楚子以疑罪執諸侯○姜寶曰史記札使北過徐還而掛劍徐公之墓可見吳

通上國道必由徐今執徐子爲其不能閉吳通上國之道爲貳己也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杜仍緡皆國名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杜黎東夷國名周幽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杜大室中嶽皆所以示諸侯汏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汏。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凡人越越自恃越越被識者竊破吾不患楚矣。汏而愎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杜爲十三年楚弒其君傳

申豐論雨雹

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杜）魯大夫曰。雹可禦乎。（杜）止也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杜）陸道也謂夏十二月日在虛危冰堅而藏之西陸朝覿而出之。（杜）謂夏三月日在昴畢蟄蟲出而用冰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冱寒。於是乎取之。（杜）必取積陰之冰所以達道其氣使不爲災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杜）朝廷之臣食祿在位者公私皆得用冰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杜）元冥北方之神故物皆用黑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杜）將御至尊故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

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啟之。公始用之。[杜]公先用火出而畢賦。[杜]火星昏見東方謂三月四月中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杜]老致仕在家者山人取之。縣人傳之。[杜]山人虞官縣人遂屬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杜]冰因風寒而堅而以風出。[杜]順春風而散用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杜]既不藏深山窮谷之冰又火出不畢賦有餘則棄之風不越[杜]散也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為菑。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胡安國曰陰陽之氣和而散則爲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爲戾氣曀霾雹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是時季孫宿襲位世卿將毀中軍專執兵權以弱公室故數月之間再有大變申豐者季氏之孚也不肯端言其事故槩揚於朝歸咎藏冰之失夫山谷之冰藏之也周用之也徧亦古者本末備舉燮調之一事耳謂能使四時無愆伏淒苦之變雷出不震無菑霜雹則亦誣矣意者昭公遇災而懼以禮爲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雹之災也庶可禦也不然雖得藏冰之道

合於豳風七月之詩其將能乎

魏禧曰古人一事必兼數利取冰但以爲供喪祭耳豈知以節陰陽哉

彭家屏曰古者藏冰發冰皆有制度而使專官掌之以慎重其事可見古人用心周密調爕陰陽之術亦多端矣然末節也非本務也明洪範休徵咎徵之理正君身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自然感召天和災戾不作此調爕之本也然古人尚致謹于末則務本可知中豐舍其本而專言其末則亦小之乎論事

者矣○董子曰陰氣脅陽氣陰氣恭上雨則凝結成雹焉大易以五爲君位陽也四爲臣位陰也魯私家日逼公室日卑此胡氏所謂陰脅陽臣侵君之象乎

楚子戮齊慶封

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大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凌稚隆曰按楚所以不敢窺中國者恐吳之躡其後也晉人爲是謀與吳通而楚遂不敢北圖延今晉楚同好楚遂自爲爲主而大會諸侯將以伐吳淮夷向無與會而茲亦至者以東諸侯由淮以通吳而徐頓胡沈居淮上游皆要地也故併與之會以斷吳通中國之道皆所以爲伐吳計也使屈申圍朱方。【杜】吳邑齊慶封所封也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林】楚假大義爲齊討慶封故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杜】性不恭順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杜】不肯默而從戮播於諸侯。焉用之。【林】將戮慶封而自播揚其惡於諸侯安用如此

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林）徇使慶封自負斧鉞以告諸侯使以為戒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杜）齊崔杼弒君慶封其黨也故以弒君罪責之（林）襄二十五年盟于大宮曰不與崔慶者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慶封生平有此滅崔杼罵子圍二事快人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杜）在僖六年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於鄢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韋龜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

名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杜：謂萊城於外竟諸侯無與爭）王心不違（杜：王之欲心莫有違者）民其居乎（杜：將有事不得安也）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

魏禧曰凡事最忌十分稱心予嘗謂子弟曰人作事事事無碍便須愁着禍來處衰亂之世尤甚

左傳經世鈔卷十六終